

古書畫偽託考辨

徐邦達 著

上卷：文字部分



K854.2
2853

古書畫偽託考辨

徐邦達 著

上卷：文字部分

古书画伪讹考辨

(共 四 册)

徐 邦 达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81.25 插页 20 字数 690,000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 198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书号: 8354·001 定价: 38.00 元

责任编辑 缪詠禾

绪 言

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优秀遗产，多年来，我院组织专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古代文化艺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古书画的真伪考证，是其中的重点项目之一。

《古书画伪讹考辨》系我院研究员徐邦达同志多年工作与研究的成果。徐邦达同志对古书画鉴定，经验极为丰富，造诣颇深，有不少独到见解。本书出版，对我国书画史的研究，当有其参考价值。

我院这项研究工作，承蒙许多兄弟单位大力支持，在工作上给予极大方便，如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天津市文管会、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青岛市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常熟县文管会、无锡市博物馆、扬州市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博物馆、宁波市天一阁、武汉市文物商店、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图书馆、江西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美术馆、桂林市文管会、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商店、沈阳故宫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市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黑龙江省博物馆等以及许多其它有关单位，对这些兄弟单位与工作同志的热情协助，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我院杨臣彬、杨新、王连起、潘深亮以及在我院进修的苏州市博物馆陶冶等同志在摄影、抄写材料等工作方面，都付出了不少劳动，合应附名于此。

故 宫 博 物 院

一九八二年五月

前言

我在三十几年来的古书画鉴定工作中，陆续累积了不少记述各种各样过眼书画的伪作情况的材料，写成了约有一二百篇论断真伪、是非的文章；各篇体例不一，长短亦不一，但基本性质则是一贯未变的。前几年，曾从中抽绎出鉴定书画的原则、须要注意的要点、以及伪本形成的各种方式、方法，撰写了《古书画鉴定概论》一书，已于一九八一年冬季由北京文物出版社刊印问世。回过头来，我又把那些记述考辨具体东西的文篇，删芜存要，统一体例，辑成此书，也可以说是《概论》比较详尽的例证。二书可分可合，供从事书画鉴定工作者或业余爱好者作参考之用。

书画鉴定，有的人以“骨董家数”视之，其实并不尽然。理论来自实际，如果对实际——实物的真伪、是非（区别见《概论》首章）都搞不清，还谈什么深入研究呢？还写什么艺术史论或艺术作品评论呢？当然，书画“鉴定”不是书画研究的最终目的。鉴定工作者和史论家、评论家可以分工合作（也可以一身而兼二任），但在书画研究工作中，其责任之重大，并不下于后二者。因为，这部分工作不先作好，后二者的基础是打在“沙漠”上的，是难于写出有科学价值的好文章的。至于在博物馆的工作中，则鉴定研究工作更有它直接的作用——收集、陈列那些文物如果不先经过仔细反复的鉴定，而致错收、误用了作品，那么，既要受到经济的损失（有的是收购得来），又会欺骗了参观的大众，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鉴定工作采用物物对比的方法，以目审为基础——即所谓“鉴”。但要有条件，如果那人的作品存世极少，甚至是件孤本，那就无法获得比对，目审也就难获依据。因此，又须以文献考订来帮助解决问题。鉴、考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一般的讲来，以鉴为主，以考为辅，鉴有时可以离考，考而不能鉴，就较难获得正确的结论来，因为大多数的伪作是以临摹出之，考是考不出什么破绽来的。本书中的各篇，结合“鉴”、“考”两方面进行辨证，然后写出结论。

关于本书的编写体例：

一、本书所收各件书画，不论是否伪、讹，基本上仍用原题名目，不予更改。这样，在检核著录、图谱时，不致因参差难对口径而疑是疑非。

二、本书主要是论述伪作和误定时代、误定作者的书画。有些作品，原来是真迹，但后人改头换面、移名易姓，以致真伪拼配杂糅，割裂损残。对于这类作品，本书亦一律收录，分析区分其真伪、是非，以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又，所收书画未必都为著名之物（所谓“伪好物”），有的只是因为其中有极为复杂的作伪方式方法，举之可以知一反三，收到启发示范之用。

三、本书分甲乙两类，甲类以作者为纲，按时代先后排列，乙类以内容性质为纲，每

篇中可以涉及不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作品。

本书不作艺术评价，但亦不能完全不谈优劣，因为有些真伪、是非（尤其是前者）的判别，就是根据艺术技能的高下、优劣而决定的。

在对古书画鉴定作“总结性”的文章的时候，我遵守的信条是：

一、反对因袭陈言，决不抄誊剽窃别人的见解据为己有。有时必须引用古今高见以作印证时，也一一注明来自何处，以示不敢掠美。但偶有不谋而合，我自己先还不知的，那不在此例。

二、某件伪品或误定时代、作者的古书画，虽然已经前人谈过，甚至发表过文章，指出其谬误，但谈得还不够深透，引用材料还不够完备的，有时也予重论重写。例如本书中的《朱锐赤壁图》等篇，不过必须声明某某人已先我有见云云，以避免剽窃之嫌。

三、自己的见解，未必事事都一下子就正确，因此有时会有些反复（包括前后发表过的文章中的提法）。我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人们的认识必然由不知到知，由浅到深，由不正确到正确。一旦自己发现过去的看法、说法是错误的，这就说明自己的眼光有了些进步，应当立即自己指出并向人宣布，或在文章中更正，以免误人，实际上也是误己。讳误护短，吃亏的主要还是自己——不易纠正而提高。“固”、“必”、强辩，是最要不得的蠢事。有时，自己确是正确的，但有人提出异议，那也可以坚持己见，不为动摇。虚心同时也要有自信心。不必要的谦虚和十分不谦虚，都是不应有，不可有的。

四、古语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一字之师”，前有明训。只有集思，才能广益。别人的意见（哪怕他是一位后起的学生），应当都听听，但是必须区别其是非，然后加以采纳或扬弃。对人言不可不信，但亦不可全信；对古人之言当然也一样。

五、有些书画（主要是无款的，或则孤本无法比较、考定的）一时很难判别其真伪、是非的，宁可存疑，以待日后或能取得可靠的证明时再来断定；不要立即信口雌黄，随便作出“结论”。否则是自欺欺人，反而弄得更加混乱、胡涂了。

本书未及论到的著名传世伪讹之作，以及某些重要书画家在其一生创作中曾出现过的一些可以探讨的问题——如，当时即有专人作伪以及代笔之作等等，尚有不少可以作专文阐明之，现正在继续撰写中。

末了，我还要声明一件事：我这部书是聚零为整，收集历年所作文篇而编成的，有几篇在二十年前就已写成。在未编之前，有些未发表过的单篇稿子经常为人索阅，有的人竟把其中某些段落抄录移用，发表在专著和刊物中。别人“引用”自己的文章，是对自己的信仰，是很光荣的；但引用者应当注明来源，才是正理。否则当我自己的文章在日后披露时，读者不知，还以为是我剽窃他人，那实在是十分遗憾。附此声明一下，似乎也有必要吧。

徐邦达

1981. 10. 1.

上 卷 目 录

绪 言

前 言

一、王羲之（书） 东晋

- 一、快雪时晴帖卷 行楷书..... 1
- 二、平安帖卷 草书..... 3
- 三、雨后帖卷 草书..... 4
- 四、千呕帖卷 草书..... 5
- 五、大道帖卷 草书..... 6
- 六、七月一日、都下二帖卷 草书..... 7
- 七、临钟繇千字文卷 行楷书..... 8

二、王献之（书） 东晋

- 一、中秋帖卷 草书.....12
- 二、东山帖册 行书.....14
- 三、鸭头丸帖卷 行书.....16

三、谢 安（书） 东晋

- 一、中郎帖 正书.....18

四、顾恺之（画） 东晋

- 一、洛神赋图卷.....21
- 二、列女仁智图卷.....27

五、晋无名氏（书）

- 一、曹娥碑卷 小正书.....32

六、阎立德、阎立本（画） 唐

- 一、职贡图即王会图卷(二阎).....36
- 二、步辇图卷(立本).....42
- 三、萧翼赚兰亭图卷(立本).....45

七、赵 模（书） 唐	
一、集王书千字文卷 行书	49
八、冯承素（书） 唐	
一、摹王羲之《兰亭序》卷 行书	53
九、褚遂良（书） 唐	
一、摹王羲之《兰亭序》卷 行书	61
二、倪宽赞卷 正书	73
一〇、陆柬之（书） 唐	
一、兰亭诗卷 行楷书	77
一一、孙过庭（书） 唐	
一、景福殿赋卷 草书	81
二、千字文第五本卷 草书	82
一二、吴道玄（画） 唐	
一、葛仙翁移居图卷	85
一三、卢稜伽（画） 唐	
一、六尊者象册	88
一四、李隆基（玄宗）（书） 唐	
一、知恤诏卷 行书	89
一五、李 白（书） 唐	
一、上阳台帖卷 行书	92
一六、张 旭（书） 唐	
一、古诗四帖卷 草书	94
一七、卢 鸿（画） 唐	
一、草堂十志图卷	98
一八、王 维（画） 唐	
一、江山霁雪图卷 （附：江干雪意图卷）	107

一九、周 昉(画) 唐

- 一、仕女图(即簪花仕女图)卷119
- 二、调婴图卷121
- 三、宫人调鹦鹉图卷122
- 四、调琴啜茗图卷122

二〇、颜真卿(书) 唐

- 一、裴将军北伐诗卷 行书123
- 二、湖州帖(即江外帖)卷 行书125

二一、柳公权(书) 唐

- 一、兰亭诗卷 行书127
- 二、蒙诏帖卷 行书132

二二、释怀素(书) 唐

- 一、论书帖卷 草书136

二三、白居易(书) 唐

- 一、楞严经册 (正书)141

二四、杨凝式(书) 五代

- 一、神仙起居法卷 草书142

二五、胡 瓌(画)

- 一、番骑图卷146

二六、石 恪(画) 五代

- 一、春霄透漏图卷147

二七、周文矩(画) 五代(南唐)

- 一、重屏会棋图卷148
- 二、琉璃堂人物图卷150
- 三、太真上马图卷154

二八、顾闳中(画) 五代(南唐)

- 一、韩熙载夜宴图卷156

二九、徐 铉(书) 北宋

- 一、千字文卷 古篆书162

三〇、李建中（书） 北宋

- 一、诗帖册 行楷书165

三一、释巨然（画） 北宋

- 一、长江万里图卷167
二、雪图轴167
三、江村归棹图轴168
四、秋山图轴168
五、囊琴怀鹤图轴168
六、萧翼赚兰亭图轴169

三二、范 宽（画） 北宋

- 一、溪山行旅图轴170
二、临流独坐图轴171
三、秋林飞瀑图轴172

三三、武宗元（画） 北宋

- 一、朝元仙仗图卷（即八十七神仙像）173

三四、吕夷简（书） 北宋

- 一、闰余帖（即观使郎中乡契札） 行书176

三五、范仲淹（书） 北宋

- 一、二札卷 行书179

三六、刘 敞（书） 北宋

- 一、秋水篇卷 楷书181

三七、赵 昌（画） 北宋

- 一、写生蛱蝶图卷185

三八、蔡 襄（书） 北宋

- 一、谢御书诗表卷 楷书188

三九、文 同（书、画） 北宋

- 一、盘谷图并序卷190

四〇、黄庭坚（书） 北宋

- 一、千字文卷 楷书193

四一、 李公麟（画） 北宋

- 一、龙眠山庄图卷195
- 二、李密迎秦王图卷(即宋人人物故事图)200
- 三、潇湘卧游图卷204
- 四、蜀江图卷206
- 五、女史箴图卷208

四二、王 詵（书、画） 北宋

- 一、梦游瀛山图卷210
- 二、烟江叠嶂图并诗卷213

四三、徽宗赵佶（书、画） 北宋

（书）

- 一、七言律诗卷(即随宜饮食诗) 行书217
- 二、蔡行敕卷 行书219
- 三、圜(方)丘季享敕卷 行书221

（画）

- 一、杏花鹦鹉图卷223
- 二、祥龙石图卷223
- 三、瑞鹤图卷224
- 四、金英秋禽图卷224
- 五、御鹰图轴225
- 六、芙蓉锦鸡图轴225
- 七、蜡梅山禽图轴(即香梅山白头图)226
- 八、听琴图轴226
- 九、文会图轴226
- 一〇、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227
- 一一、摹张萱搗练图卷227
- 一二、雪江归棹图卷228

一 王羲之 东晋

王羲之，字逸少，原籍琅琊临沂（在今山东省）。东渡曾官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永和年间称病去职，“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工隶（今隶即正书）、行、草书，“每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卒年五十九岁。详见《晋书·王羲之传》。《真诰》云：“升平五年辛酉岁亡（公元361年）。”上推应生于太安二年癸亥（公元303年）。

王羲之书真迹，世已无传，这里记述摹本、仿本、传本等共七件。

一、快雪时晴帖卷 行楷书

明都穆《寓意编》、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一、张丑《清河书画舫》丑集、清《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卷六、《大观录》卷一、《石渠宝笈初编》卷一〇均著系，《三希堂法帖》第一册刻石的王羲之书《快雪时晴帖》（图一——一）行书四行，文句云：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后副页有元赵孟頫跋（图一——二），云：

东晋至今近千年，书迹流传至今者绝不可得。《快雪时晴帖》，晋王羲之书，历代宝藏者也。刻本有之，今乃得见真迹，臣不胜欣幸之至。延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臣赵孟頫奉敕恭跋。

其下还有刘赓、都护沓儿二跋，又明刘承禧、王穉登、汪道会、文震亨、吴廷等跋，全部详见《石渠初编》，可参阅。明人记载和题跋中，都以为是真迹。如王穉登云：

朱太傅（按为朱希孝）所藏二王真迹共十四卷，惟右军《快雪》、大令《送梨》二帖乃是手墨，余皆双勾廓填耳。宋人双勾最精，出米南宫所临者，往往乱真，故前代名贤，不复辩论，概以为神品，其确然无疑者，独《快雪》、《送梨》。玄赏之士，自能鉴定，不可与皮相、耳食者论也。……考《宣和书谱》此卷曾入天府，后归贾师宪，又尝为米老所藏。米自有跋，今在韩太仆家，因延伯（刘承禧）命题，并述其流传转辗若此。

又詹景凤《玄览编》云：

逸少《快雪时晴帖》，行书，字大径八分。是真迹。纸精带竹，字墨纤毫无损，良是千余年间异物。笔法圆劲古雅，意致优闲逸裕，味之深不可测。赵承旨行书已得什之七八，但逸少锴敛，承旨则露其锴。逸少不骋，神潜而趣超，承旨则微有骋。曾入元御府，有元诸名臣题跋，盖延祐五年（戊午——公元1318年）出示诸臣敕令题也。

又张丑《清河书画舫》云：

王百穀徵君藏逸少《快雪时晴帖》，白麻纸真迹。唐宋秘府官本，曾入宝晋斋中，米元章有跋，又入大元御府，赵子昂以下奉敕跋者三人。第前元章识尾，不知何时失去，完璧之难如此（按米氏所藏是另一本，详考在后）。丑按：右军行楷，海内仅存一、二，详其品格在项子京家《行穰帖》上。或云：秘府装池名迹，往往剪去前人题识。故元章所题书画，向后输入宣和内府者，其跋尾例皆不存。及观《快雪时晴帖》卷，殆真是耶？（后录米芾跋文，我分录在下方谈米氏藏本一节。）

此本帖上有“君倩”二小字题名。又前后有“希世藏”、“绍兴”印玺（南宋内府藏印）。又宋“永兴军节度使”印，南宋“秋壑珍玩”（贾似道）印，元“张氏珍玩”、“北燕张氏宝藏”（张德谦、晏父子）印，明冯铨、吴廷、王延世诸家印，清内府诸印。又在前纸上有金“明昌御览”一大印，则应是从他处移来。

按此帖在清乾隆时收入内府，高宗弘历大为叹赏，合所藏王献之《中秋帖》（见下）、王珣《伯远帖》称为“三希”，藏于宫内“三希堂”中，从此其名更盛。民国间经前故宫博物院接收，今在台湾省。此本我阅看过二、三次，觉得纸墨昏暗，笔法滞泥不生动，其牵丝带笔处，极不自然，如“顿首”、“果”、“为”等字，更为明显，定是后世勾填，且非善本。其勾摹时代，一时难断，但不能晚于北宋。因为“绍兴”印玺钤在本帖，验非伪迹，纸墨也很古。詹景凤说是“纸精带竹”，当过目时未及深辨。如果真是竹纸，那么肯定不能早到五代或更前了（关于纸的断代问题见拙著《古书画鉴定概论》第三章）。还有一点也可以证明此帖必为摹本，就是帖中今本末行“山阴张侯”四字，王书真迹原底应写在书卷封皮上（原是收信人地址和姓氏），这同《万岁通天王氏进帖》卷中的王慈书《柏酒帖》末后“范武骑”三字是同样的。王慈帖此三字离开前本帖末行稍远，中夹注“唐怀充”（梁人）三小字题名，应骑缝书写（也同于《兰亭序》中间“僧权”二字），那正是因为封皮和本帖原为拼合装裱的缘故，但现在摹本中所见到的则连成一纸。《快雪》“三希”本亦然，可以类推得之。又，“君倩”题名当然也出于勾摹。

至于后人评鉴，如赵孟頫系“奉敕”跋书，当然不会老实说它是个摹本，是可以理解的。但王穉登、詹景凤、张丑诸人一致以为确是羲之手墨，那未免都太疏陋了。詹氏又以“鐫斂”称之，不知此正摹本拘滞之病。张氏则误与米本合为一谈，都应声辨之。

又按王、张等人所谈到的米芾曾藏有自跋的一本，曾见于米氏《书史》中，米云：

右军《快雪时晴帖》云：（帖文不赘）。是真字，数字带行。今世无右军真字帖。末有“君倩”二字，疑是梁秀。缝有“褚氏”字印，是褚令所印。苏氏有三本，在褚房，一余易得之，一刘泾巨济易得，无褚印。

又《宝章待访录》中亦云：

晋右军王羲之《雪晴帖》。右真迹在承务郎吴郡苏澈处，集贤校理舜钦子也。帖尾有古跋“君倩”字及“褚氏”字印。

米氏所得的，应即此本。今“三希”本虽有“君倩”题名，但无“褚氏”印记，可知决非一物。因为后纸古跋入绍兴内府时固然可以完全割去^①，但本帖上的古藏印是不至于一起括掉的。

关于张丑移录的米芾跋文，中间亦有些问题：一、此文张云：“见《山林集》中。”按米氏一百卷的《山林集》早在南宋就佚失，传世只有他的孙子米宪收辑成书的《宝晋山林集拾遗》，其中却未收此篇。今只在传为岳珂所辑的《宝晋英光集》卷七中见之。二、张氏又云：“丑按：元章跋尾上大书一百七字，见《山林集》中，其侧行书者（按张氏见的应是墨迹或刻本），并后人润色以成之。中间丙申、丁酉谬误，此殆妄人一时信笔之过，海岳岂至是哉！”但此文既不见于《山林集》，同时《英光集》所载全文则浑然一体，无有所谓“侧行书”。现在我所见到的传为宋《淳熙秘阁续法帖》卷四和明《浚墨斋法书帖》卷四中刻有一本，后却附有米氏此文，全同张录。米书甚劣，应是伪迹。但其文亦无“侧行书者”。现依《清河书画舫》移录之文，再录如下，以备参考。

米南宫《快雪时晴帖》跋云：右（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字逸少书）《快雪帖》，见张彦远《法书要录》，本朝参知政事苏公太简家故物，（故有翰林学士院印）。唐赐魏丞相徵，（传之子孙），故有“郑公之后”印。又传于褚遂良（之孙长史），故有“褚氏”印（予在都下，以好玩十种易苏太简孙秘书激字志东，志东与余德友也）。苏才翁、子美有跋，及国老押署。（绍圣丙申以示翰林学士蔡公，仍以“翰林印”印之，即太简作翰林时所用）。一日，驸马都尉王晋卿借观，求之不与，已乃剪去国老署及子美跋着于摹本，乃见还。因详录得之之自。（绍圣丁酉，海岱楼题，）米芾审定。

绍圣确无丙申、丁酉，张氏以为是后人添入，且曰“侧行书”，竟不知何据。

又按，南宋末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云：

兰坡赵与勳所藏，名书：晋王右军《快雪时晴帖》。又云：郭佑之天锡号北山所藏，晋王右军……《快雪时晴帖》皆真迹，有米老跋，遂以名斋，且刻石。叶森曾见此二帖，神韵精采。又周氏《志雅堂杂抄》云：“辛卯（前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6月13日，同郭北山、右之细观书画于镊正井家。……书之佳者，右军……《快雪帖》真迹。”

可知米氏真本在元初曾藏赵与勳、镊正井家，到前至元二十八年之后才转入郭天锡之手，且曾刻之于石，可惜今天连石本也没有能见到。同时那时还连有米芾题跋，更知决非曾入南宋绍兴内府的今本无疑。也可知《宣和书谱》所录，也未见得即是米跋本。因为宣和藏物，也必然剪去旧题和绍兴内府一样的。

又按：元张翥题赵孟頫展书《快雪时晴》四大字后有云：“右军《张侯帖》，唐人硬黄所临，米南宫定为神品，并叙其传者本末，而字都朽缺。”更可知米芾、郭天赐递藏本亦非真迹，且“字都朽缺”也。

此帖亦见于唐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②中。

二、平安帖卷 草书

《石渠宝笈续编》养心殿著录《平安帖》一卷，云：

绢本，纵七寸六分，横四寸三分。草书，无名款。前隔水上书“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平安帖》”一行，亦无名款。

后隔水有清高宗弘历释文，云：

十二月六日，告姜道等：岁忽终，感叹情深，念汝不可往。得去十月书，知姜等平安，眷故不平，复悬心顷异寒。

后另纸有文徵明跋，云：

右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平安帖》，是绢上书。余所见右军数帖，惟《袁生》、《鹅等》、《此事帖》则纸书。而《月半》、《眠食》及大令《鸭头丸帖》皆绢本。盖晋人珍惜其书，故多用绢，至唐犹然。今此帖已刻之《绛帖》中，验之无毫发少异，疑即当时用以入石者。缝印有“绍兴”三小玺。其签题，即思陵之笔，盖思陵早岁，尝效元章书，故此犹带米法也。又有驸马都尉王晋卿“妙绝古今”及“书画印”前后钤之。而柯敬仲亦以墨印印之。二君藻鉴最精，当为真迹无疑。嘉靖癸丑五月望日装毕，因识其后，子孙其永宝之。衡山文徵明。

又王穀祥、彭年二跋，均云观于文家，可参阅《石续》，不移录。又隆庆二年项笃寿、袁尊尼同观于文彭官舍，胡汝嘉题记。帖上有双龙、“政和”、“宣和”、“内府图书之印”、“绍兴”、“妙绝古今”、“书画印”、“柯九思印”诸印。又半印一，又文徵明、李宗孔、清曹溶、梁清标、乾隆、嘉庆内府等印玺，不全记。

《石渠宝笈》按语略云：《宣和书谱》载右军《平安帖》二，是迹《绛帖》刻入愿字号。姜夔《绛帖平》谓是子敬书。

按本帖绢地与前宋花绫隔水是一时物，书系临写带勾描，墨浓笔滞，点画有失误处。本帖上古印——“书画印”（文徵明跋中以为王詵印）、柯九思印均古，应非伪物。只后黄绢隔水（非绫，与前隔水不对称）及蟬尾纸上宣和内府诸玺则尽伪，绢、纸亦非宋内府物，不同于其它宣和装池卷中所见。又本身上“绍兴”印亦伪。前隔水上的标题，文徵明认为是南宋高宗赵构书，亦非。综核以上种种情况，本帖应为南宋中、晚期勾摹本，其勾摹水平，大略相等于今见之《上虞》、《干呕》二帖。其文徵明、王穀祥、彭年、胡汝嘉诸跋和文氏以来诸家鉴藏印记则都真。

此卷很早就流出清内府，一九七九年见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

三、雨后帖卷 草书

《雨后帖》（图一——三），《石渠宝笈初编》卷一〇著录，与谢安《中郎帖》合装一册中。今藏故宫博物院。王帖行草书，文云：

今日雨後未果奉状，想□能于言话，可定便得书问，永以为训。妙绝无已，当其使转。与都下□信，戴适过于□也。羲之。（有数字不能识）

其书笔法流滑，结体松懈，中如“後”、“状”、“永”、“妙”、“使”、“转”、“都”等，几乎书不成字，必是后世伪造仿书无疑。此帖未见刻于古代丛帖中，也少前人记载。帖上有“贞观”、“世南”二墨印系用墨笔描出，又“志东奇玩”③、“四代相印”④、“绍兴”连珠小玺，除小玺外皆非真迹。又一草押不识，又“禹民”二字题名，则难定何代何人。

帖后副页元邓文原跋云：

右王右军《雨后帖》真迹。明窗棐几，夜雪初晴，得此展玩，良一快也。延祐己未十二月望，左绵邓文原观于武林寓舍之素履斋。

又明董其昌跋：

右军《兰亭帖》、《雨后帖》真迹，皆有虞永兴私印。《兰亭》已刻于吴用卿《余清斋》（按此即所谓“虞世南摹兰亭序”）。此华学士家藏，海内无两。元时柳贯跋《戎谿表》云：钟、王真迹，虽千金一字亦不可见，犹幸有流落人间如此卷者。董其昌题。又附清邹之麟手札及跋，皆以为王羲之真迹。

明末吴其贞《书画记》卷二，说它纸色是墨水染者，似为伪物，而墨上有尘垢包浆，纸张裂处，皆为开口，此又非近代之物，或唐宋人所作欤？又云：“时壬午十月朔日，观于王越石家。”⑤

《墨缘汇观续录》亦称为“唐摹”。但实际是临仿，不能称之为“摹”，这就是黄伯思所谓“世人多不晓临摹之别”⑥也。

此帖所用纸是竹料。竹纸事实上要到宋代才有出现，苏轼曾说：“今人以竹为纸，古亦无有也。”⑦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所说的“若二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是靠不住的。以纸墨和“绍兴”印为下限来鉴断，此帖应是北宋后期仿作。

四、干呕帖卷 草书

《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著录唐摹王羲之《干呕帖》，有上等、次等二卷。上等卷现已失传，次等卷今在天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此卷纸本，草书四行，帖文云：

足下各如常。昨还殊顿，匈中淡闷，干呕转剧，食不可强，疾高难下治，乃甚忧之。力不具。王羲之。

形模笔划涩滞，不足称为善本，以纸墨气色来看，至多为明代物。罨尾纸上有元乔篴成跋，云：

晋右军王逸少书《干呕帖》，其字画圆劲雄雅，而纸亦古色，是知唐初人所藏也。于书行空间直界成路，盖为久而卷舒，恐□褙绢丝纹磨损字面，故置诸书笥而秘之，乃知前人宝爱如此之笃。太宗时已尝刻诸淳化古帖石中。上有南唐“内合同”并集贤院印及卷首尾古印朱文十数，又鹅溪黄素革首，前后皆用宣、政内府图书印之。想当必有数帖成轴，不然何以革首外边各有印文耶？今存者此帖耳，是以《书谱》止载此帖之号号云。皇庆二年十二月朔，乔篴成仲山父题。

后又危素、班惟志、明王世贞、周天球、文彭、王穉登诸跋，未有项元汴记语。帖上有“御书之宝”、“御书”（原为宋玺）葫芦印，“政和”、“绍兴”印玺。以上所记跋、印均伪。诸跋文与《石渠初编》上等本相同，但上等本少周天球一跋、项元汴记语。卷中只清内府诸玺为真。

乔篴成皇庆二年跋中“唐初人所藏”的“藏”字有刮改痕迹，原来应是个“摹”字，后人要把它说成为王羲之真迹，所以将“摹”字刮改成为“藏”字。今本实际上连唐摹都还不够的。

此帖刻入《淳化阁帖》第八卷。据上等本《石初》记录，尚有南唐“集贤院御书印”、“内合同”印，此卷都没有。

五、大道帖卷 草书

《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大道帖》(图一——四)一卷,纸本,行草书本文云:

大道久不下□先未然耶?

无款印。拖尾元赵孟頫跋云:

梁武评书,至右军谓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此帖是已。诸家刻中皆未之有,世间神物,岂默有靳惜者,不欲使滥传耶!将好事犹未至也。有能磨片石刻以传远,仆愿供摹拓之役。属奔走南北,此事殆废,不知何时果此缘也。至元丁亥九月七日,孟頫。

又明朱之蕃跋,不移录。又清张照跋:

右军《大道帖》十字,松雪跋,《鬱冈斋》刻者是也。麓村云:米南宫笔,具眼哉。得天居士识。

帖上有明“潞王之宝”、韩逢禧,清张笃行、安岐、嘉庆内府诸印玺。又“宝晋”、“希世宝”二印,不知为何人所钤。

按此帖亦载明詹景凤《玄览编》卷三。詹云:

右军《大道帖》墨迹二行,纸是沈香色,亦如今染沈香色毛边纸而带竹。乃首字殊不似右军,似为素师临也,三字以往,乃是右军法。

又张丑《清河书画舫》丑集中则说道:

右军《大道帖》两行,凡十字,是唐人临写本。内“耶”字颇俗,左方有赵子昂跋,九十四字,邓文原题十八字,却真,一一精好。此帖宣和御府所不载,其米老二印,思陵一印,亦未得真(按:此指“宝晋”、“希世宝”二印,实非米氏及宋高宗思陵印,因此无所谓“未得真”)。向藏韩宗伯存良家,今在王越石处。

上有“宝晋”、“米芾”、“希世藏”(实为“宝”字)等印及韩世能印。

张氏《真迹目录初录》亦载之。又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卷一(附右军《裹鲊帖》后)则评谓:

右军《大道帖》十字,是米南宫所临。至元中子昂跋为世间神物,有能磨片石刻以传远,仆愿供摹拓之役。是亦不知为临本也。

又安岐《墨缘汇观·法书》卷上王献之《东山帖》附论中也说:

少宰(指孙承泽)定为米老,良是。

此帖在前人的题跋以及书录中,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真迹——如赵孟頫、詹景凤《玄览编》,清《石渠》未予改定,应当说还是承认它是王羲之的手笔。二、唐人临写——张丑。三、米芾临本——孙承泽,又张照述安麓村(岐)语。于三者中,我是同意孙、安等人看法的。按,此帖书法飞动肥厚,一些也没有王羲之的风格。所用笔极柔软而丰肥,应即宋代的“散卓无心之笔”,晋代也没有这样的工具。相反的和米芾的笔法倒十分相象,其用柔毫亦正吻合。张且说它“内‘耶’字颇俗”,甚确。这种长垂的末笔一见于唐颜真卿书《刘中使帖》中的“耳”字,亦非右军书中所能有,宋人喜学颜行,所以杂有此种笔法。总